

午后阳光斜过蓬皮杜文化中心的
高大建筑，给夏德莱广场周围的
马路留下一片清凉的阴影，这个位于
巴黎市中心的街区开始热闹起来。
自娱自乐的街头小乐队摆开场子，以
最流行的曲子吸引游人停下脚步，这
样乐队跟前的空琴盒里便会接连不断
地响起硬币跌落下来的美妙声音。
活人雕塑也粉墨登场，被石膏粉涂得
浑身雪白的塑像一动不动地钉在路
边，只有当游人把零钱放入塑像跟
前倒置的帽子里，那塑像才会朝你
眨眨眼表示谢意，这样扔过钱的游
客也可以大大方方跟塑像照个合影。
至于那些抛飞碟的，口吐火焰的，变
小魔术外带卖饮料的三教九流都会
在这个时候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一般
充塞在广场和附近的每一条小路上。

杨更新刚刚在蓬皮杜文化中心
看完一场电影，踩着夏德莱广场的
石子地面随意闲逛，他觉得巴黎这
个老街区很像北京天桥、上海城隍
庙和南京的新街口，积淀着厚实的
民族文化底蕴。如果你是一个异族
人，那么往



LE CONTE DE FRANCE
LE CONTE DE FRANCE
LE CONTE DE FRANCE

法国故事

LE CONTE DE FRANCE
LE CONTE DE FRANCE
LE CONTE DE FRANCE

昆仑出版社

朱晓琳 著



法国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故事/朱晓琳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ISBN 7-80040-759-4

I.法... II.朱...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8198号

书 名:法国故事

作 者:朱晓琳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乔 玉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9.125

插 页:1

印 数:8000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759-4/I·548

定 价:20.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巴黎黑与白	1
中国护照	46
走过香榭丽舍大街	77
远去的巴黎	121
葡萄酒贵族	141
法国男孩尼克尔	194
贝拉太太的梦	222
阿尔卑斯山老屋	228
普罗旺斯松露	236
法兰西不是故乡	244

巴黎黑与白

—

午后阳光斜过蓬皮杜文化中心的高大建筑,给夏德莱广场周围的马路留下一片清凉的阴影,这个位于巴黎市中心的街区开始热闹起来。自娱自乐的街头小乐队摆开场子,以最流行的曲子吸引游人停下脚步,这样乐队跟前的空琴盒里便会接连不断地响起硬币跌落下来的美妙声音。活人雕塑也粉墨登场,被石膏粉涂得浑身雪白的塑像一动不动地钉在路边,只有当游人把零钱放入塑像跟前倒置的帽子里,那塑像才会朝你眨眨眼表示谢意,这样扔过钱的游客也可以大大方方跟塑像照个合影。至于那些抛飞碟的,口吐火焰的,变小魔术外带卖饮料的三教九流都会在这个时候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一般充塞在广场和附近的每一条小路上。

杨更新刚刚在蓬皮杜文化中心看完一场电影,踩着夏德莱广场的石子地面随意闲逛,他觉得巴黎这个老街区很像北京天桥、

上海城隍庙和南京的新街口，积淀着厚实的民族文化底蕴。如果你是一个异族人，那么往往会对这样的地方流连忘返，永远不会有看够的时候。不过今天杨更新不是来看街头卖艺耍杂的，他要寻找那间让他向往已久的“拉斯科”咖啡馆，准确地说来是来拜访这家围棋咖啡馆的坐馆大师金泳善。杨更新在中国时已获得围棋业余五段称号，在法国南方图鲁兹留学的几年中，无论跟中国人还是欧洲人交手，他都是胜多负少，占据绝对优势。这个夏天杨更新考上了巴黎大学数学系博士，来到这座世界文化名都，刚把行李安顿下来，便迫不及待地坐地铁来到夏德莱广场。他在图鲁兹时就听说过巴黎的拉斯科咖啡馆，韩国人金泳善更是被法国人尊为“法国围棋之父”，与金大师交手是杨更新来法国后多年的愿望。两个多小时前他已经找到了拉斯科咖啡馆，老板说金大师每日午饭后雷打不动得午睡，天塌下来都不能去叫醒他，于是杨更新只好呆在蓬皮杜文化中心里孵冷气，看了场莫名其妙的电影，现在估计时候差不多了，再向拉斯科咖啡馆踱去。

拉斯科咖啡馆门外的露天咖啡座已是座无虚席，每张桌子上都摆开了一副围棋，来喝咖啡的顾客都是棋迷，他们愿意花贵几倍的钱来喝一小杯咖啡，因为老板提供棋具，客人可以在此以棋会友。杨更新瞥见咖啡馆内有位亚裔老者，银发白髯脸色红润，长一个醒目的酒糟鼻子，那双眯缝的眼中却透着洞察一切的犀利目光。与众多顾客不同的是，老者不喝咖啡，而是双手捧着个炮弹筒般粗的啤酒杯猛灌，法国侍者不得不时常踏着小碎步过来替他续满杯子。杨更新决定先不贸然开口，装着像个巴黎夏日里的匆匆过客，站在一张张咖啡桌后面观战。这些下围棋的法国人大多属于初识黑白世界的新手，有几个连死棋活棋也没弄得太清楚，来

拉斯科咖啡馆下围棋就像去巴黎十三区的中国街买回一张写着“龙”或是“福”字的中国书法招贴，玩一回新鲜的东方玩意而已。而其中的几张东方面孔，棋力高下就大不相同。棋子从他们的食指和中指间拍下去，声声惊人，犹如快刀斩乱麻般干脆利落。有一盘棋明明已分出胜负，可下棋的双方都没有停下手来，直至收完最后一粒官子，棋盘上布满了黑白棋子后才罢手。那个下棋的法国人擦去脸上的汗水，沮丧地掏出钱来，轻轻推到对手跟前，那东方面孔说了声“谢谢”收起钱，将棋盘上的棋子黑归黑白归白理出来，点起一支烟，神情悠闲地等待下一个对手。

杨更新全明白了。在这个咖啡馆下棋并非纯粹的娱乐，而是带彩的，对弈双方先讲好价钱，下完棋后付钱走人。在中国很多棋室里也有下彩棋的人，有的人甚至凭着棋力专靠下这种赌博棋谋生，被围棋圈内人称之为“狼”。而那些尚欠火候又想找高手过瘾的围棋爱好者便成了“羊”。狼自然是要吃羊的，一日之中若能运气好逮到几头肥羊，狼的日子就很滋润了。比如杨更新关注着的那张东方面孔，两个多小时里已经吞下三头法国羊，四十多欧元装进腰包，一脸得意。

咖啡馆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杨更新身后：“请问先生是远道来巴黎的吗？要不要坐下喝一杯？”杨更新这才想起今天来拉斯科咖啡馆的目的，再说不掏出几文钱来，站着白看也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不料老板把杨更新引入咖啡馆里面的一个小间说：“先生，这儿有人要请您喝咖啡。”鹤发童颜的金泳善大师端坐在咖啡桌一侧，对杨更新做了个请入座的手势说：“请问先生是哪国人，何等段位？”杨更新诚惶诚恐地坐下，说明身份来历，却在话到嘴边时想谦虚一番，瞒下了业余五段的实力，只说自己是个围棋爱

好者,专程来拜见金大师的。金泳善仰面大笑说:“若不是今天喝多了,定要好好与杨先生手谈,不过为了不拂杨先生的美意,可以让我的越南徒弟黎文清来陪陪杨先生。”金泳善跟服务生打了个招呼,不一会儿黎文清就进来了,原来就是刚才赢了不少钱的东方面孔。黎文清在金泳善跟前毕恭毕敬,像是金大师的孙子辈,他拿起黑棋说了声“请教”,便在棋盘上拍下一粒黑子。杨更新好些日子没摸棋了,现在大师请他喝咖啡,大师徒弟又陪他下棋,不免受宠若惊,忙抓起棋子说了声“不客气”便应了一手。

棋下至中盘,局面胜负形势仍不明朗,杨更新突然发现黎文清行棋中规中矩,且带着点文人雅士的潇洒飘逸风度,与刚才在咖啡馆外凶猛搏杀的棋路简直判若两人,全然没了狼的凶狠劲。杨更新心里清楚彼一时此一时,刚才在门外是为了赢法国人的钱,黎文清的招数自然是越凶越好,而且还带着不少引猎物入圈套的骗招。此时奉师傅之命陪客,与博彩无关,黎文清的棋风倒可能更多地展现出真实的一面。金大师自始至终在一旁观战,杨更新眼神偶尔掠过,见金大师一脸清醒,毫无醉意,对杨更新落下的每一颗子都十分关注,甚至带了点研究的神态。杨更新心里闪过一个念头,金大师跟他素昧平生,为何要主动请他喝咖啡,还让徒弟出来陪他下棋,也许因为他的出现给这师徒俩带来了某种不安甚至是威胁。于是杨更新决定将自己的实力隐藏起来,在收官子时连出几步昏着,最后输给了黎文清。杨更新知道自己最后的几步棋走得很逼真,看不出是故意的作为,给人一种开局有力而收官子水平低的感觉,至少算不上个业余高手。金大师和黎文清都松了一口气,这个在咖啡馆门外溜达的中国人不过是个银样镗枪头,还不至于威胁到师徒俩的生计。刚才在门外看到杨更新时,金

大师还真像杨更新猜测的那样，生怕来了个撬饭碗的主。

二

三十多年前，汉城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员金泳善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被当时专制的军政府定性为不适合担任公职而离开学校，丢掉了饭碗。金泳善自幼学棋，十五岁入段，拥有韩国专业围棋四段证书。由于家学渊源，若靠围棋吃饭总让家族里的人觉得有点离经叛道，所以金泳善才当了中学教员。被逐出校门后，未婚妻娘家主动提出与金泳善解除了婚约，这对已经三十多岁的金泳善是个很大的精神打击。那一年年末，有个东南亚国家的旅游团来汉城，想找几位业余围棋高手过过招，金泳善被朋友介绍了去。跟他下棋的是个橡胶大王的公子，财大气粗，当下就聘请金泳善当他的私人围棋教练，跟他出国。呆在汉城看不到生活希望的金泳善就这样来到东南亚某个小国，给橡胶园小开当了私人围棋教练，这份活一干就是十年。若不是橡胶园小开后来遭黑社会绑架又被撕了票，金泳善恐怕不会辗转万里来到法国巴黎的咖啡馆摆围棋摊。

踏上花都巴黎的时候，金泳善的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杯咖啡钱，他坐在拉斯科咖啡馆里，杯子早就干了，却不愿走人。不知是上帝的指点还是命运的安排，金泳善在咖啡馆的墙上看到了一幅阴阳太极图，很神秘很东方味地悬挂在这家法兰西咖啡馆里。金泳善呆了十年的东南亚小国原是法国殖民地，他在那儿学了一口不甚标准但可运用自如的法语，当咖啡馆老板拉斯科先生请金泳善为他解释一下阴阳太极图时，金泳善的法语帮了他很大的忙，

以至于老板当天就请金泳善在咖啡馆住下,两人彻夜长谈。老板拉斯科先生年轻时去老挝服过兵役,那张阴阳太极图就是从那儿带回来的。

阴阳太极图给金泳善带来一丝求生的希望,他向拉斯科先生建议,以一家充满东方情调的咖啡馆来吸引富有好奇心的巴黎人和外国游客,而他自己可以在咖啡馆教授神秘的东方游戏围棋,拉斯科先生欣然答应试试看。十几副从巴黎中国城买来的围棋放上了咖啡桌,果真吸引了不少顾客,开始时客人只需多付几法郎的咖啡钱,就能得到金大师的指点。后来有的客人着了迷,棋瘾大得很,经常来请金泳善下辅导棋,这样金泳善便收取一点讲棋费,再后来下棋的人越来越多,水平也日渐提高,都要想跟金大师对阵就不太可能了。于是客人中有人主动提出下彩棋,根据自己的实力跟金泳善讲好价钱,输了钱只当付学费。客人跟客人之间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就有了下彩棋的基础,反正是两厢情愿的事,成了拉斯科咖啡馆常客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金泳善就这样在拉斯科咖啡馆住了二十多年,至今仍是孑然一身,老板拉斯科早已视他为自己家人。近年来金泳善潜心整理棋谱著书立说,有几本棋谱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金泳善也被誉为法国“围棋之父”。法国人只知道拉斯科咖啡馆有位金大师,他的本名倒渐渐让人淡忘了。如今金大师年事已高,亲自下棋的机会少了,咖啡馆的门面主要靠他的几个徒弟撑着。只不过徒弟并不都像师傅那般心平气和,学了点招数就摆出狼的凶劲来,专逮那些傻乎乎的“肥羊”,越南人黎文清就是一个。金大师不太管束徒弟们的个人行为,只要他们能够吸引顾客就行。二十多年来金泳善始终抱着这样一个念头,只有拉斯科咖啡馆生意兴隆,

他才对得起老板拉斯科先生当年的留宿之恩。让金泳善感到欣慰的是,尽管他带出的徒弟有的棋力已很强硬,但从没有哪一个背叛师门,在巴黎另找一家咖啡馆自立山头的,师徒之情意由此可见一斑。因而每当咖啡馆出现一张陌生的亚洲人面孔,金大师都会万分小心地摸清来人底细,就像今天请杨更新喝咖啡下棋一样,他要时时提防有人模仿他的作为,跟他抢饭碗,拉走拉斯科咖啡馆的客人。

三

这个暑假对杨更新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悠闲。博士课程要到九月底才开始,而奖学金已经转到了他的银行账号上,虽然数目不大,但可保证他在巴黎生活无忧,也不需再像从前在图鲁兹留学的那几年中,逢假期就四处打工挣下个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杨更新感觉到自踏上法兰西的土地以来,他一直像匹被鞭子驱使的奔马,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而现在到了巴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可以跟那些正在度假的法国人一样,彻底放松一下身心。巴黎有太多的诱人之处,闻名世界的建筑物和名胜古迹,数不清的博物馆,让人神魂颠倒的劲歌艳舞场所。仅仅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喝杯咖啡,看看巴黎女郎修长的美腿和魅力四射的浑圆臀部,眼球也幸福死了。不过杨更新最终决定用这个难得的假期去拉斯科咖啡馆下围棋,好好过把围棋瘾,能学上几招金大师的真本领就不算辜负大好时光。那天去拉斯科咖啡馆拜访金大师,没有在棋盘上向大师请教,只跟大师的徒弟黎文清下了一盘,杨更新多少有点遗憾。

拉斯科咖啡馆门外的桌子旁已坐了不少人，有个大学生模样的“金头发”正在独自摆着棋谱，看来还没有找到对手，杨更新刚一入座，“金头发”马上凑过脸来问道：“先生，下一盘吗？老规矩，你让几子？”来这里的法国人都不爱跟自己同胞对阵，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但只要有黑头发的东方人一坐下，围上来的法国人就不止一两个。杨更新不知道“金头发”所说的老规矩是什么，他想起那个越南人黎文清是靠下赌博棋挣钱的“狼”，没准“金头发”就是酷爱围棋的“肥羊”，他把杨更新也当成一头新近下山的“狼”了。杨更新要是赢了棋还能赢钱也没有什么不好，两厢情愿的事嘛，从外表看“金头发”不像个业余高手，一脸稚气，嘴唇上的毛还是软茸茸的呢。不过杨更新还是记起了中国的老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于是便谨慎地回答：“初次交手，不知深浅，你拿黑棋，我让个先吧。”“金头发”没说什么，拍下了第一颗黑子。

这是一盘实力相差悬殊的对局，尚未下至中盘，杨更新就几乎让“金头发”崩盘，丝毫没有挽回失败的可能。可是“金头发”尽管拿棋子的手都在颤抖，还是坚持要下到收完官子，不想坏了规矩。杨更新这才明白老规矩是什么，输了棋的除了要付盘费外，还要外加输掉的棋子数钱。难怪黎文清那条“狼”在逮法国“肥羊”时频频使用狠招，同样赢下一盘棋，赢的棋子数多少就大不相同了。杨更新忽然怜悯起面前的“金头发”来，这盘棋“金头发”一共输掉了三十多欧元，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半个月的零花钱，也可能是打了三天工挣下的辛苦钱。刚从穷学生脱贫的杨更新此时无论如何不忍心收下这么多钱，否则有点像大人骗孩子东西吃，太丢人了。于是他只拿过一张十欧元纸币，把另外的钱推回“金头发”手边。杨更新把棋子重新摆上棋盘，复盘给“金头

发”看,给他讲解刚才下的每一手棋,指出他所犯的错误,等于给“金头发”上了一堂辅导课。只有这样,杨更新才觉得这十欧元收之无愧。“金头发”感激得要命,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棋艺高超又不贪图钱财的中国人,当即就与杨更新约定,第二天同样的时间,还在拉斯科咖啡馆见面手谈。

四

像黎文清这样在拉斯科咖啡馆靠逮“肥羊”为生的“狼”还有不少,他们都是金泳善大师的徒弟,秉承了金大师的棋路棋风。每天晚饭后,若金大师心情好,还会跟徒弟们一起摆摆棋谱,教几手新招,众徒弟跟着金大师几乎日日都在长棋。当然金大师只是教棋,也就是教会了他们做“狼”的基本功,至于如何逮到“羊”,而且是有勇有谋地逮到“肥羊”,就看各人的本领了。金泳善知道徒弟们在靠下赌博棋为生,他有点无奈但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大错,反正不偷不抢全凭双方两厢情愿。再说如今大师年纪大了,下不动棋,大多时间在咖啡馆里面的小屋内潜心研究棋谱编写棋书,日常生活由老板拉斯科先生供给,徒弟们每天拿出当日收益的百分之十来孝敬师傅。这些徒弟都算有良心的,知道没有金大师就没有今天他们这个饭碗,对师傅从不怀二心。众徒弟中要数黎文清跟金大师感情最深,因为黎文清也是单身,就在拉斯科咖啡馆附近租了间小屋栖身,每天晚上都伺候金大师睡下后自己才回家。黎文清的棋是金大师教的,而他逮“羊”的本领却属于无师自通,因为他的手段若真让金大师知道了,也未必会赞成。

一年多前,黎文清曾逮到过一头超级“肥羊”,那是个姓秦的

中国福建人，在巴黎十三区开了家中国酒楼。秦老板嗜围棋如命，水平不高自我感觉却永远良好，再加上口袋里有几个钱，很快就掉进了黎文清等诸狼设下的圈套。那时候黎文清的棋力可让秦老板三至四粒子，可黎文清往往只肯让一至二粒子，以保证自己的获胜率。黎文清为了让秦老板相信他二人之间棋力相当，即使赢棋也往往下成险棋局面，十盘棋中他赢了八盘也会故意输给秦老板两盘，这样秦老板就不会跑掉，天天丢下酒楼里事情不管，来拉斯科咖啡馆找黎文清厮杀。秦老板偶然赢了棋就会忘乎所以，博彩数目开得很大，反正他腰包殷实得很。那些日子黎文清赢了棋，和师兄弟们常常去“丽都”或是“红磨坊”看脱衣舞女郎的大腿，口头禅便是“秦老板请客”。秦老板跟黎文清下棋时，众“狼”也会在一旁敲边鼓，给秦老板加油鼓劲，有时候秦老板局面形势好，还会让观棋者在他跟黎文清头上“飞苍蝇”。

这“飞苍蝇”是观棋者和对局棋手联合参与的一种赌博，很有点类似如今的足球彩票。众人在对局双方身上押赌注，开赔率，赢的时候可以一人赢几份钱，反之输了也得付出几份银子。秦老板不知道这是个圈套，还以为自己棋力大长，众人都看好他了，所以财大气粗地把赔率越开越高。开始秦老板在拉斯科咖啡馆每天至多输掉一百来欧元，后来就是上千上千地输，一家小酒楼怎好经得起这样折腾，很快就败落下来。酒楼老板娘曾领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跪倒在拉斯科咖啡馆门口，想劝秦老板回家。输红了眼的秦老板丢了钱又丢了脸，几个大巴掌把老婆孩子打走了。这天夜里老板娘在酒楼里上了吊，从此秦老板也不见了踪影，听说是带着一双儿女回中国老家去了。黎文清后来还直懊悔，不该把秦老板逼到那种地步，应该放长线钓大鱼，细水长流，到底这种傻乎乎

的“肥羊”不是容易遇到的。

这些年来黎文清身经百战，也练就了一副识别各类羊儿等级的眼睛。那些落子前犹犹豫豫讲价钱的属于爱好围棋腰包却不很坚挺的主，输棋后也比较理性，不再轻易挑战，而是会去找棋力相当的人来过把瘾；若下棋时手动嘴也动，嘴里不停地催促对手快走，自己一只手在棋盒里翻掏，把棋子弄得哗哗响，则多为棋品较差的。这种人输了付钱倒不是问题，但你得奉送几句好话，诸如“这一步棋你疏忽了，本来我是赢不动你这么多的”，或者“其实你我棋力相差不多，今天我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让对手面子上满足了，掏出钱来的速度也快点，否则真遇上个赖皮的，黎文清一点辙也没有。下博彩棋本来就属于黑吃黑，又不上税，真要让人赖掉钱，是不可能报警的。所以像黎文清这样的“狼”，最爱逮黄头发的法国羊，法国是个契约社会，双方约定的事不会轻易毁约。

这个下午黎文清的运气不太好，客人不多，黄头发就更少了，那些亚洲面孔讨价还价好一会儿方肯落子，坐了大半天才挣到二十欧元，黎文清沮丧得闷头抽烟。这时他看到那个中国人杨更新坐了下来，那天当着金大师的面黎文清赢过杨更新，看来这个中国人棋力不怎么样，瘾还挺大。黎文清感到机会来了，神情也为之亢奋起来，主动上前跟杨更新打招呼。杨更新明白黎文清的用意，在拉斯科咖啡馆门外，黎文清是从来不下无彩棋的，他没有那份闲心和工夫。杨更新看看与“金头发”约好的时间尚早，便有心跟黎文清交手一番。上回金大师借故不肯与杨更新对弈，只遣了黎文清来试探他的实力，今天金大师不在，杨更新倒也想探探这位大师高徒的本事。杨更新称上回已输过一盘，这回黎文清该让他两粒子，黎文清吓了一跳，让两粒子他还有什么赢面。他记得上回

杨更新只不过后半盘差了点，开局及中盘还是很有几分功底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是黎文清让杨更新执黑先走，让了个先。

其实杨更新心里是有底的，黎文清的实力想赢杨更新很难，让了先就更没有什么胜算了。果然一开局黎文清就露出了狼尾巴，杀心很重，无理棋频频出手，欲置杨更新于死地。杨更新则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旦抓住黎文清的漏洞就不放过，局面形势很快就出现了逆转。黎文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杨更新明明后半盘棋力很差，今天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愈走到后来愈是滴水不漏。而黎文清好不容易成形的一条大龙，此时倒被杨更新生生活吞。杨更新胜券在握，不免有些报了一箭之仇的快意，竟轻松地哼起歌子来：巨龙巨龙你差两眼（擦亮眼），永永远远你差两眼（擦亮眼）。谁都知道围棋盘上的大龙差一只眼就死路一条，何况黎文清这条龙差了两只眼呢。黎文清不知道杨更新在唱什么小调，为了表示自己输得起，他忍气吞声坚持到收完官子。这盘棋黎文清输掉三十欧元，算上刚刚赚来的二十欧元，还倒贴了十欧元。想起晚上要孝敬师傅的钱，黎文清心里不平衡起来，他提出要与杨更新再来一盘，想捞回点本钱来。杨更新看到“金头发”已如约而至，还带来了几个朋友，便对黎文清说了声抱歉，坐到另一张咖啡桌旁。

五

“金头发”叫阿莱克，巴黎高等商学院的学生，自从在拉斯科咖啡馆结识杨更新后，便认定了这位中国师傅，几乎天天跟杨更新相约在咖啡馆见面。阿莱克是在两年前去日本和中国旅行后迷上围棋的，棋盘上缜密的逻辑思维，千变万化的局面，都让阿莱克

深感东方文化的神秘和充满奥妙。他不仅自己来向杨更新学棋，还带了几个同样对围棋感兴趣的朋友，一伙人都打算把这个暑假泡在拉斯科咖啡馆。在认识杨更新之前，阿莱克大多是和黎文清等专门下彩棋的“狼”过招，输了不少钱却学不到棋。因为“狼”们喜欢在棋盘上大开杀戒，用骗招狠招赢棋赢钱，从不肯给输了棋的对手讲解什么棋招的。当然杨更新也收了阿莱克等几个的钱，但他在心里是把自己跟黎文清之类的“狼”区别开来的，他收的是辅导费，就像当家庭教师一样，用自己的围棋知识挣钱，这样他才觉得心安理得，没有让铜臭辱没了围棋的高雅。

一连许多天阿莱克和他的朋友围着杨更新下辅导棋，倒把黎文清等拉斯科咖啡馆的主角给冷落到一边去了，常常因为逮不到羊而只好对着街景发呆，这就不免感到了生存的危机。黎文清对杨更新很是有气，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佬是个抢饭碗的主，一样靠赢棋挣钱还假模假样地充文雅善人，下什么辅导棋。拉斯科咖啡馆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教堂，而是活生生的人生战场，是黎文清等人的全部生活来源，怎么能叫一个中国人搅了。

这天傍晚杨更新下完棋想起身离去，很少到咖啡馆门外来露面的金泳善大师突然走了过来，大师的双手搭在杨更新肩上：“年轻人，我能否有幸跟你下一盘？”杨更新这一刻几乎乐晕了，他知道这些年来金大师已很少跟人下棋，除非巴黎华侨界的头面人物来请，他才会表演性地出出场，金大师已成了拉斯科咖啡馆的一块招牌，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金大师当然是不能坐在马路边上下棋的，杨更新跟在大师身后走进咖啡馆里间小屋，他特意去洗了洗手，才毕恭毕敬地拿起黑子向大师请教。这盘棋金大师让了杨更新一个先，谁料一向落子稳健的杨更新在开局后就找不到下